

往事回首

刘丽英 著

新华出版社



往事回首

刘丽英 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往事回首 / 刘丽英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5011 - 9068 - 3

I. ①往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刘丽英—回忆录 IV. ①K827 =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2959 号

往事回首

作 者: 刘丽英

责任编辑: 刘 飞

封面设计: 伍民力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照 排: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新魏印刷厂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4 插页 2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1 - 9068 - 3

定 价: 32.00 元

温馨提示: 本社“新华版短信书友会”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: 13651277005

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: xhchzx@163.com

购书热线: 010 -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 - 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 - 63073969

自序

离休以后，有些同志建议我写写个人的回忆录。我总觉得自己是做实际工作的，不长于文字，理论水平也有限，担心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。加之长期处于紧张工作的状态，刚一离开工作岗位，紧张的神经一时未能完全放松，身体也不大好，所以就没有考虑这件事情。

近两年，心情逐渐平静下来，身体状况也比较稳定了。与一些老战友、老同事来往比在职时多了起来，交谈中总忆及难忘的往事；闲来翻阅一些积累的笔记、资料，脑海里也不由得浮现出过去的情景。每当这时，便抑制不住一种忆往思今的情愫。因此，又想起了同志们的建议，渐渐有了写回忆录的想法。

同老一辈革命家比起来，同那些为我们国家和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比起来，我的经历微不足道。但是，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的经历，都同我们党、我们国家、我们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。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城市贫民家庭，自1947年春天参加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直到2002年离休，在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征途上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。半个多世纪里，党和国家的事业胜利发展，我个人的进步就顺利；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挫折，我个人也遭遇不顺甚

至身处逆境。记得还在工作岗位上时，因为参与查办一些大案要案，社会上曾流传一种说法：“刘丽英为什么敢碰硬，敢查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官，因为她是刘伯承的女儿。”我不得不多次澄清这种不实的传言，不断解释我不是刘伯承的女儿。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，多少普通工农兵及其子弟脱颖而出，为人民建立了卓越功勋，我只不过是长长队伍后面的一个追随者和仰慕者。之所以我能做一点工作，能取得一点成绩，并不是自己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。没有党的领导，没有广大干部的支持，没有人民群众的信任，没有先后共事的战友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，我个人又能做什么呢？因此，我觉得回顾自己的经历也是有意义的，它不仅能帮助我梳理和总结自己的成长经历，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个人的角度，折射党和国家的一段风雨兼程的历史。

这本书写的是我自出生到中央纪委工作之前的经历，其中主要是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的经历。那是我一生中锻炼成长的第一个重要时期，这个时期，我从一个初懂革命道理的进步学生，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公安战士，在这条战线上工作了近30年。在这些年里，无论是开国之初意气风发的年代，还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乱云飞渡的岁月，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都让我终生难忘。那些年代里，我个人的成长，倾注了许多革命前辈和战友的关怀和心血。每当想起他们，我油然生起崇敬之情，久久不能释怀。书中不少篇幅，回忆了他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，既是记录我所经历的历史，也是表达我的感激和思

念。书中还有相当篇幅回顾了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亲历亲闻，目的不在“翻旧账”，而在以史为鉴，警醒世人，永远不再重演不堪回首的那一幕人间悲剧，珍惜改革开放的成果，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。

回忆过去，总结历史，首要的是尊重事实。而尊重事实的前提，是弄清事实。为了弄准事实，我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利用自己多年保存的个人文字资料，还参考了《哈尔滨市志》等有关资料。初稿写出后，曾分送一些老战友、老同事和从事党史教学与研究的同志征求意见。他们在充分肯定初稿的同时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，对我进一步修改、定稿帮助很大。对这些单位和同志，我表示深深的谢意。尽管这样，由于记忆的局限、材料的不足以及思想、文字水平有限，书中还会存在不确和不当之处，诚恳欢迎老战友、老同事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。

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、爱护和帮助过我的前辈、同事和朋友。

目 录

自序	1
第一章 冰城磨砺	1
第二章 投身革命	16
第三章 难忘岁月	41
第四章 风云突变	72
第五章 顽强抗争	86
第六章 恶浪翻滚	105
第七章 祸及全家	141
第八章 插队农村	164
第九章 浴火重生	181

第一章 冰城磨砺

我的童年

1932年1月，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郊的太平桥，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。

我的祖籍是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，祖祖辈辈是农民。我父亲的祖父是个穷秀才，在我父亲幼年时，就在家教他学文习字，念四书五经。我父亲叫刘维新，1894年生人。他从小聪明好学，刻苦用功，不仅学到了文化，而且练就了一手正楷毛笔字。我的老家位于黄河边上，经常遭受水灾，粮食颗粒不收。农民为生活所逼，纷纷逃荒，背井离乡。我父亲也因此于1927年逃到关外，投奔了他在哈尔滨的叔伯姨母。

父亲的叔伯姨父、姨母是先于父亲几年，领着9岁的女儿，从山东老家一路讨饭逃到哈尔滨的，在当时的郊区太平桥落户。姨父给东家打工种菜园子，姨母给人帮工洗衣服，做针线活，勉强维持3口人的生活。父亲的到来，为姨母家增添了一个有力的帮手。父亲勤快能干，年轻力壮。当姨母唯一的女儿到了婚嫁年龄时，便将父亲招为养老女婿。我的父母于1930年结婚，婚后一直与我的外祖父、外祖母住在

一起。

1928年，哈尔滨市地方法院招考雇员，父亲幸运考中，被招为庶务，抄写公文。1932年日本侵占哈尔滨后，因为父亲为人老实，又被法院留用，仍做原来的庶务。1943年评了个法院书记官的职称，还是做原来的抄写工作。

我父母生了我们8个姐弟，其中有3个弟妹小的时候生病，因家贫无钱医治而夭折了。活下来的有姐弟5人，我是老大，还有一个弟弟，3个妹妹。加上父亲、母亲、外祖父、外祖母，先后共有



1943年，刘丽英（前排左）与哈尔滨市太平桥小学同学合影。后为刘玉清，前排右为姚秀梅，前排中为于振淑。

9口人，仅靠父亲的微薄月薪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。在外祖父活着时，还能勉强维持。后来外祖父病故，只有外祖母纺线挣几个钱帮助父亲，就难以维持生活了。孩子多，要吃饭穿衣，还要上学读书，实在没有办法，父亲便买了几头母猪，由母亲喂养。母亲要照顾全家8口人的生活，还要喂猪。哈尔滨的冬天非常寒冷，特别是老母猪下

崽时，怕把小猪崽冻死，得用草盖上。又怕老母猪把猪崽压死，无论白天或晚上，都要有人守在猪圈里。我的母亲就日夜守在猪圈里挨冻，那时连件棉袄都没有，只穿件单薄的卫生衣（就是现在的秋衣）。法院在道里区，父亲每天上下班来回要走几十里地，连个自行车都没有，晚上回来还要去挑猪食。一次，父亲下班到家很晚了，去粉房挑粉渣，因天黑看不见路，不小心掉进了粉渣坑，差一点摔死。我的父母和外祖母为了这个家操尽了心，受尽了苦。

1940年2月，在我8岁的时候，家里虽然贫困，父亲还是送我到哈尔滨市太平桥小学读书，我二妹刘丽华也上了小学。后来，母亲看家里实在太穷，供不起孩子念书，父亲也实在太辛苦了，就含着眼泪对我和二妹说：“你们别念书了，做点小工挣几个钱帮帮你父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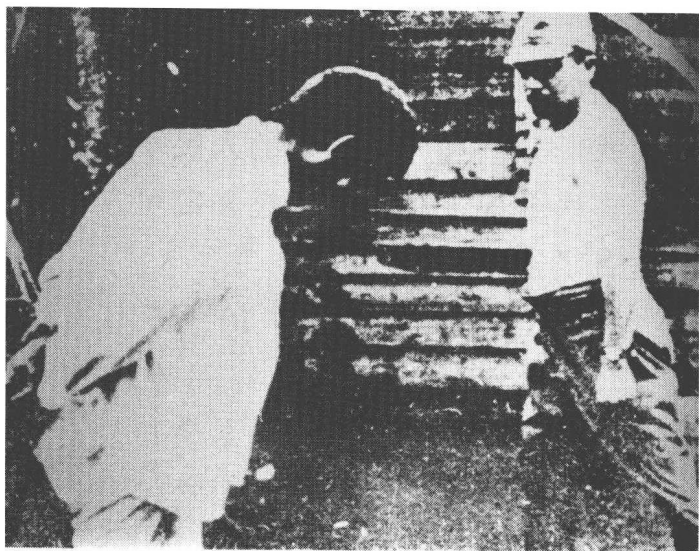
1944年，刘丽英（后排右二）与哈尔滨市太平桥小学同学合影（初小四年毕业）。前排：右为赵桂蓉，中为郭俊英，左为金桂珍。后排：右一为姚秀梅，右三为刘铁华，右四为刘芳。

如果把他累倒了，我们全家老小可怎么活啊！”那时，才10岁的丽华上小学二年级就退学了，给人家做小工，择羊毛，包火柴去了。她也是个孩子，每天眼巴巴地看着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去上学，多盼望和其他孩子一样能上学念书啊。当时，我哭着对母亲说：我不怕苦，不怕累，白天上学，晚上纺线、缝袜子、包小爆竹也要念书。母亲终于答应了。我跟外祖母学会了纺线，每天放学后纺线到深夜，当时我也才12岁。放寒暑假时，我更是起早贪黑地纺线，两天就能纺一斤棉花。我母亲和外祖母心疼地常常背着我和二妹偷偷地哭。即使这样，我也未中断学习。那时候我想得很简单，只有念书，学习文化知识，长大以后才能找到工作。我就是这样咬着牙一直坚持上学，直到日本投降。

光复后的哈尔滨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，接着宣布成立伪“满洲国”。从此，我们过着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。日伪宪兵手持枪械、大刀，牵着大狼狗，耀武扬威地在大街上横行霸道，“莫论国是”、“防奸防谍”大标语到处张贴，青年们只要交头接耳，就可能被怀疑是“反满抗日”的“思想犯”而被抓去坐牢；上街“战斗帽”歪了，绑腿松了就会挨揍；甚至还被抓“劳工”去矿上干活，几乎都是去无回；中国人是不准吃大米、白面的，发现了就是“经济犯”，连火柴、肥皂也禁止

童贩沿街叫卖；我们上小学，受的是奴化教育，日语作为“国语”，朝会要大哈腰听校长宣读所谓“诏书”，动作稍不规范就被拳脚相加，甚至强迫出列跪在队列的前面。



日本侵华期间，日本兵在东北砍杀中国人的情景。
(新华社稿)

在日本的统治下，中国人成天提心吊胆地在恐惧中度日，担心不知哪一天会飞来横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，只有把民族仇恨埋在心底。
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根据苏、美、英三国《雅尔塔协定》，宣布对日宣战。苏联红军百万大军挥师中国的东北地区，歼灭了日本侵略者的王牌军——关东军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条款，无条件投降，由日本扶植的伪“满洲国”也宣告垮台。1945年8月20日，苏军进驻哈尔滨，实行军事管制，并成立哈尔滨卫戍司令部。8月下旬，东北抗日联军李兆麟将军率部随苏军到达哈尔滨，成立抗联驻哈办事处。11月中旬，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陈云、高岗、张闻天、张秀山等到达哈市，成立北

满分局，陈云同志任书记，并成立吉黑军区，高岗任司令员。随后又成立了松江省、哈尔滨市党的地方组织和军事机构。我们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进哈尔滨后，纪律严明，官兵平等，对待老百姓和蔼可亲，心中十分敬佩，感到前途有了希望。

然而，1945年11月中旬，苏军当局因受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权签订的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的约束，通知中共北满分局，苏联红军要将哈尔滨政权交给国民党，要求中共党政军事机关和武装力量退出哈尔滨。北满分局机关迁到宾县。我党政军组织和武装部队只好撤出哈尔滨市，在郊区各县进行剿匪和游击活动。

1945年12月中旬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接收大员关吉玉、杨绰庵、余秀豪（中统特务）等人从远离东北的“大后方”来到哈尔滨，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果实，从苏军手中接收省市



东北抗日联军骑兵部队。（新华社稿）

政权。关吉玉当上了“松江省政府主席”，杨绰庵就任“哈尔滨市市长”，中统特务余秀豪则当上了“哈尔滨市警察局局

长”。但是国民党军队却始终没能进入哈尔滨，只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潜入哈市，网罗汉奸、土匪、日伪军警头目等组织建军，作为国民党“中央先遣队”在哈市活动，而共产党则由李兆麟将军、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分，在哈市进行公开活动，在敌人的枪口下进行战斗。

当时哈尔滨政治斗争相当激烈，社会秩序非常混乱，老百姓情绪很不稳定。国民党接收大员大力宣扬：只有国民政府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；只有国民党的中央军才是正规军；唯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。而国民党、三青团、中统、军统特务，日伪的宪兵、特务，以及带有政治色彩的反动会道门——一贯道、黄枪会等等，还有像“座山雕”那样的政治土匪，更有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等形形色色的“神秘人物”都起来活动，到处招兵买马，网罗社会残渣余孽，进行破坏、暗杀等活动。中统特务、警察局长余秀豪制定了暗杀黑名单，不仅对共产党，就是对倾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也不放过，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，丧心病狂地暗杀了李兆麟将军，这是哈市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典型表现。哈尔滨市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，国民党接收大员和汉奸、建军、土匪、地痞、流氓等相勾结，疯狂作案，残害百姓，抢劫、盗窃、诈骗、拐卖人口、强奸妇女，甚至杀人、放火等案件也经常发生，百姓惶恐不安。很多年轻妇女剪掉长发，扮作男相，甚至不敢出门上街。还经常发生绑票，不是给被绑家人送个手指，就是送个耳朵，如不能按时将赎金送到指定地点，被绑的人就可能被杀害。老百姓思想很不稳定，对国民

党接收大员极度失望。

1946年4月21日，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开始撤离回国，而国民党军在我东北民主联军的层层抗击下，已无力北进，不得不停步于松花江南岸。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关吉玉、杨綽庵等见势不好，逃离哈尔滨。哈市各界代表130人联名致电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，吁请迅速进驻哈尔滨。4月28日，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部队，应各界群众请求，进驻了哈尔滨市，接管了这座被日寇侵略霸占14年之久的东北地区第二大城市，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。5月，东北局进驻哈尔滨。

中共哈尔滨市委、市人民政权和卫戍司令部成立后，镇压敌特分子，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，清匪反霸，侦破抢劫绑票、杀人、放火、强奸妇女等一系列恶性刑事案件，同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，发动群众斗倒骑在老百姓头上的“南霸天”，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，实现耕者有其田。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，社会安定下来，经济恢复，各项工作转入正常，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。

革命思想的启蒙

哈尔滨市解放后，全市各中、小学也开始复课。按正常情况，我应该回到太平桥小学继续读小学六年级。当时恰逢哈尔滨市女中招生，我（当时14岁）便与大我3岁的刘铁

华同学于1946年春季考入哈市女中读初中一年级。上学后，我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。同年8月，中共哈尔滨市委根据东北局的指示，在哈尔滨成立了“民主青年联盟”（简称“民青”，1947年4月改为“东北民主青年联盟”），向广大青年和学生宣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号召广大青年积极参军，上前线投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人民解放战争。在社会上和学校里，还深入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，进行共产党的宗旨教育，使广大青年和学生提高思想觉悟，积极靠近党的组织和“民青”组织。

我们学校也建立了“民青”组织，“民青”在学生当中做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，使青年学生不断提高觉悟。我也受到了很大教育，开始对“民青”组织和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，懂得了共产党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大救星，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是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的。那时党的组织没有公开，是秘密的，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，只知道靠近“民青”组织就能进步。所以，接近班里参加“民青”的同学，就能得到组织帮助。

我家住在哈尔滨市比较偏僻的太平桥，距离道里区兆麟街女中（后迁到南岗区喇嘛台附近），来回几十里地，我和刘铁华同学当时都是起早贪黑走路上学。那时哈尔滨的冬天非常寒冷，有时候零下40多摄氏度。我家里又很贫穷，穿的衣服很单薄，连条棉裤都没有，只穿一条单薄的卫生裤（秋裤），冻得浑身起疙瘩，以后就变成了皮肤病。每天早晨天不亮就上学，晚上点灯以后才到家，特别是遇到大风、

雨雪天气，非常困难。但当时我们精神上得到了解放，在学校学到的都是新的政治道理，越学心里越敞亮。再说只有学好了文化，将来才可能在社会上找到事干，才能挣钱帮助家里养活弟弟妹妹，再苦也必须坚持，所以我和刘铁华同学互相鼓励，暗暗下定决心，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也一定要克服，不能半途而废，谁也不准打“退堂鼓”。

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，看到了我们克服困难的毅力，坚持学习的决心，以及我们主动靠近“民青”组织，积极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，“民青”组织向学校领导反映了我们的困难，学校批准了我们两人住校，还免去了食宿和学杂费。为了不辜负学校领导和“民青”组织的关心，我们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，积极参加学校和“民青”组织的各项活动，主动为班级和同学服务。1947年春，我15岁的时候，加入了“民青”。

1947年冬，中共哈尔滨市委根据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，在农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。我在寒假期间参加了哈尔滨市顾乡区土改工作团，蒋南翔同志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、高教部部长、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等职）任团长。我被分配到小榆树林屯土改工作队，参加了农村的土改工作至1948年春季开学。

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但对我的教育很大。

那时我年龄小，在土改工作队里只是负责组织儿童站岗放哨，查路条，盘查可疑的行人，批斗地主时维持秩序。身临其境地受到阶级斗争教育，对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影响至